

无可奈何花落去

——潘金莲与田小娥形象对比

范永锋

(铜陵学院 文学与艺术传媒系,安徽 铜陵 244000)

【摘要】金莲和小娥是父权专制社会的牺牲品,短暂的生命受尽压迫与屈辱,性是她们抗争不公平命运的唯一武器。畸形的反抗方式决定了专制枷锁的愈加沉重,直至扼杀了她们鲜活的生命。

【关键词】潘金莲;田小娥;父权社会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4-0027-03

《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与《白鹿原》中的小娥是相隔几百年的两个不同朝代、不同社会环境下的悲剧女性。可她们的命运却如此惊人的相似:出身卑微,家庭经济地位不高;包办婚姻导致她们嫁人后主动勾引男人,并且不只一个男人,但没有孩子;死于自己所敬所爱的人利刃之下。婚姻使她们失去了寻找爱的权力,只能作为奴隶为丈夫所驱使。她们陷入传统父权专制的泥潭中,拼命的想挣扎、反抗,想为自己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可她们错了,她们轻视了泥潭的吞噬力量。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一旦陷入道德规范的泥潭中,不管是什么原因,最终的结局是灭亡,是牺牲,别无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田小娥绝对不同于为贪图享受而堕落的潘金莲,两人最大的区别是:田小娥是在不断地寻找真爱,保卫真爱!而潘金莲则丧失了人格尊严,追求生理的快感和物质生活的享受。她们各自的人生道路反映了中国妇女为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所作的可贵努力,也标示了时代向前发展的轨迹。

一 人性的压抑与青春的觉醒

封建伦理道德下妇女的命运是社会早已规定了的,掌握在他人的手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她们只是商品、是工具、是玩偶,鲜活的生命之花在这样污浊的环境中逐渐的枯萎,凋谢。金莲与小娥的社会地位注定了她们初次婚姻的无奈。

金莲因父死家贫,“九岁被卖到王招宣府里”^①,“后王招宣死了……三十两银子转卖与张大户家。”在封建社会中,人作为商品赤裸裸的交换金钱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金莲的出场直至生命的结束都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人。既然是拿钱买来的,那就是奴隶,可以肆意的践踏与凌辱,年逾六旬以上的张大户收用十八岁的金莲自然就顺理成章

了。但却不容于主家婆,张大户权衡利弊,倒贴妆奁把金莲嫁与武大为妻,实为自己的外室。在这一连串卖来嫁去的过程中,金莲始终处于被动,受奴役和驱使,没有能力对命运做任何抗争,只是暗自叹息:

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你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

她打心眼儿里看不起这个懦弱、无能,“锥扎也不动”的窝囊废丈夫,这段《山坡羊》唱词不仅是她不满错配武大的现状,更是她人性觉醒的肺腑心声。她年轻漂亮,渴望有匹配婚姻,渴望自己金子般的青春之花为心爱的人绽放。

与金莲一样,小娥也是奴隶,而且是多重身份的奴隶:她一方面要负责家里的日常饮食劳作;一方面是作为郭举人的性工具存在的,定期在大夫人的监视下供郭举人发泄性欲;更为人震惊的是李长工淫秽的话语:“专意儿是给他(郭举人)泡枣的。”如果说潘金莲的苦闷在于肉体欲望的压抑,小娥的悲哀却在于肉体与人格的双重侮辱,这种仆人不是仆人,小妾不是小妾的屈辱给她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她对此事深恶痛绝,引为耻辱,因而才会在黑娃无意中问起时毫不犹豫地“顺手抽了他一个嘴巴,抽得很重不像玩的。”她不满如花的青春陪葬行将就木的郭举人,对黑娃的哭诉:“姐在这屋里连只狗都不如!”并提出与黑娃私奔,“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搭。”

私奔是她唯一能够反抗郭举人夫妇压迫的方

收稿日期:2011-09-08

作者简介:范永锋(1975—),女,河南禹州人,讲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式。但黑娃和她一开始的媾和是基于原始的性需求,并没有多少爱的成分在其中,因此,被黑娃婉言拒绝,而反抗命运的种子却在小娥的心中生根发芽。

二 畸形的反抗与传统的回归

有多大的压迫,就有多大的反抗。在那个等级森严、礼法如山的黑暗社会中,无论是金莲还是小娥,都看不到光明,被长期的肉体与精神的压抑扭曲了人性,因而,她们反抗不公平命运的手段也是以恶抗恶的畸形方式——性是她们唯一的反抗武器。“(潘金莲)如不去偷情,就只能一味忍受麻木下去,而人的麻木,则是失去对个体权利和幸福的起码追求,旧时代的真正悲哀,不在于出现了偷情的潘金莲,而在于制造了无数屈从命运,安分守己,漠然死亡的中国女性”^[1]殊不知,性反抗是一把双刃剑,在勇猛的破坏、撕裂虚伪道德外衣的同时,她们自己也被伤害的体无完肤,背上“荡妇”、“婊子”的骂名,自古至今被万人唾骂、指责、诅咒:金莲被宣统妻、王婆、武松冠以各种恶名,小娥更被视为“烂货”,几乎没有人提起他的名字,只是用“这号女人”来代替。

“万恶淫为首”,这个淫字更多的是对女性生理需求的压抑。由于男女生理条件的差异,传统礼法为了维护男人的尊严从而维护男权的统治地位,对于性一向讳忌莫深,女性只能处于被动,只能作为男人性生活的工具。一方面,她们蔑视伦理道德,敢于“以身试法”,寻求自己的性福。另一方面,她们又向传统回归,渴望被纳入传统伦理道德的保护范围。这看起来是个悖论,但深究起来并不难解。她们是社会的人,不能脱离群体而生活,而群体所承认并遵守的规范并不因某个人的行为背叛而改变以迁就,相反,个人只有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融入群体规范。但两人的回归不同,金莲的行为更多的是指向消极的制度层面——渴求母以子贵所带来的地位;而小娥道德选择是完善的精神层面——善良、本分的好人。

金莲引诱武松,通奸西门庆,私偷小厮琴童,勾搭女婿陈经济,甚至苟合王婆之子王潮,她似乎永远处在性饥渴状态,性关系极其淫乱,无怪乎千百年来被冠以“淫妇”的骂名。金莲主动、大胆的追求性伙伴,毋宁说是对封建社会传统所承认的男人三妻四妾、寻花眠柳的挑战。在蔑视礼法、放纵性欲的同时,金莲无时无刻不警惕着自己的地位是否动摇,当她看到李瓶儿生子后母以子贵,成为西门庆乃至全家的宠儿,不由妒火中烧。事事都争强好胜

的金莲当然不甘示弱,一面指桑骂槐,设下阴谋吓死官哥,气死李瓶儿;一面寻医问药,千方百计与西门庆交媾,希望生子以稳固自己的家庭地位。为了维护自己受宠的地位,金莲的争风吃醋已到了病态的疯狂,她不择手段、步步为营,企图扫清所有阻碍的绊脚石,却不料“机关算尽太聪明”,送了西门庆的小命,也使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

潘金莲的悲剧在于她处心积虑、费尽心机追求的目标本身就是悲剧性的:坐稳了奴隶的地位,牢固占据被男人玩弄侮辱的地位,成为男人发泄性欲的工具。这正是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父权制度下的无数争风吃醋的女性的真实写照。潘金莲的形象具有典型意义。

如果说小娥与黑娃的偷欢是她处于性饥渴状态,不满自己遭遇的羞辱生活所作出的叛逆之举,那么委身鹿子霖并在鹿子霖的授意下勾引白孝文,却是她无奈的选择;作为一个孤苦伶仃的单身女人,除了性,她再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男人,维持这个已经烂包的家庭。我们可以痛心小娥的堕落,但是却没有权力指责她,因为她的堕落是以对黑娃深深的爱作为前提的。

小娥有自己的道德原则和底线:时时刻刻想做一个真正意义的人,对于世人的指责和谩骂虽然不是以德报怨,但也没有睚眦必报。与黑娃成亲后,她想安分守己的过日子。黑娃在掀起风搅雪农会运动失败后远走他乡,杳无音信,给他们甜蜜的小日子画上了句号。为了救黑娃,她牺牲了自认为已经不再贵重的身子,但却最终成了老谋深算的鹿子霖的性奴。当小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血的代价,受到族长及众族人的责罚后,却又一次成为鹿子霖报复白嘉轩的工具。在鹿子霖的唆使下,她轻易地脱下未来族长白孝文的裤子,最终使鹿子霖如愿以偿地间接羞辱了白嘉轩。阴谋得逞后并没有给她带来想象中报复的快活,当她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害了一回人”时,“浑身抽筋头皮发麻双腿绵软”,她的懊悔、愤怒象久久积压的岩浆,在鹿子霖又一次向她寻欢作乐时喷薄而出,不仅“把尿尿到他(鹿子霖)脸上”,而且恶毒又痛快淋漓地剥去鹿子霖虚伪的道德外衣:

你是佛爷你是天神你是人五人六的乡约,你钻到我婊子窝里来做啥?你日尿逛窑子还想成神成佛?你厉害咱俩现在就这光溜溜到白鹿镇街道上走一回,看看人唾我还是唾你?

小娥很清楚自己在世人眼中的身份和地位,也

深刻的意识到这种形象是无法改变的,但她对善的尊敬,对恶的唾弃,可以从她对无法做坏事的白孝文与做坏事却伪善的鹿子霖的态度上看出来。她的举动体现了人性良知未泯的光辉。

三 生命的毁灭与血泪的控诉

金莲与小娥的死亦有共同之处:死神向她们招手时浑然不觉,毫无防备中被自己所敬所爱的亲人以暴力夺去生命。所谓“冤有头,债有主,”武松杀金莲,为得是替兄报仇;鹿三刺小娥,原因是这个祸害害了自己的儿子和未来的族长,如果不除掉,可能会害更多的人。表面上看是自家人清理门户的事情,淫妇人人得而诛之,深层里是父权社会对女性公然蔑视、反抗特定道德规范的血腥镇压。

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说,《金瓶梅》结尾把潘金莲的形象塑造的不完善,她经历了无数的钩心斗角,早就磨砺得不那么天真,怎么会相信武松要娶她回去安生过的日子呢?^[2]笔者认为,这正是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真实与可贵之处。作者这样写潘金莲不仅不是败笔,而是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他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潘金莲并不是天生淫荡,她是裁缝的女儿,虽出身卑微,但作为一个女人,也有过正常人生活的愿望,这是人之常情。此时,武松已没有了昔日打虎英雄的荣耀,而是一个曾沦为阶下囚、脸刺金印的刑满释放人员。潘金莲既不是高攀,也不是低就,她自己曾经嫁过两次,因此她认为二人是平等的。正是这样的考虑,她才满心欢喜于自己终有过正常人生活的希望。这时的潘金莲才彻底地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中解脱出来,以一个真正人的身份去想去爱,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利刃扬起,花儿一样的青春殒灭,两个时代的两位作家黯然伤神于她们的不幸遭际,又运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借梦境、魂灵来让她们做最后的悲情诉说。值得玩味的是,她们的形象与生前相比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

金莲暴尸街头,无人过问,正照应了她生前的话“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只得托梦与陈经济,而陈借口迫于吴月娘的淫威,指引她向已是守备夫人的春梅求救。梦境中的金莲一反常态,不再争胜好强,而是向人可怜兮兮的哭诉:

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如今阴司不收,我白日游荡荡,夜归各处寻讨浆水,适间蒙你送了一陌钱纸与我……我的尸首埋在当街,你可念旧日之情,买具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日久暴露。

庞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所有奴的尸首,在街暴露日久,风吹雨洒,鸡犬作践,无人领埋。奴举眼无亲,你若念旧日母子之情,买具棺木,把奴埋在一个去处,奴在阴司口眼皆闭。

笑笑生的写作意图是“盖为世戒”,因而,“以奸死”的金莲死后连最起码的入土为安都不可能,以此警戒后人勿重蹈覆辙。而陈忠实创作动机与此不同,他希望“让田小娥以一个女人的本能与本性去争取应该得到最基本的合理的生存形态”。因而,他不惜笔墨描述了软弱、逆来顺受的小娥冤死后一反常态,化身复仇的女巫对白鹿原进行疯狂的毁灭——她招来了瘟疫,并附身鹿三对吃人的礼教和道德做血泪控诉:

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苗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揉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让,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把蒿子棒棒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刀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

她的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瘟疫疯张的蹄爪被冻僵”在冬季大雪带来的寒冷里;尸骨被焚后封在磁坛里,象征不死冤魂的蝴蝶也被打死埋下,“十只青石碌碡团成一堆压在上面,”使她“永世不得翻身”,被镇压在六棱塔下,父权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用浪漫主义手法幻化出的“化蝶”场景:“雪后枯干的蓬蒿草丛里,居然有许多蝴蝶在飞舞,”“那是许多彩色的蝴蝶,纯白的纯黄的纯黑的以及白翅黑斑的……”这是对顽强抗争生命的礼赞,对父权社会不公平伦理道德制度的控诉。

四 金、娥形象的现代启示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潘金莲与小娥一生中都接纳过不只一个男人,没有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从一而终;她们的最终身首异处表面上看是咎由自取,是恶有恶报,大快人心;可其深层却蕴含着无尽的悲凉与凄婉,是对传统父权道德的指斥与控诉,有深沉的悲剧意蕴。“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中进展,相反,它经常无情的践踏千万具尸体而前进,”^[3]而这被践踏了人性的又何止潘金莲、田小娥呢?她的背后站着无数被历史埋葬的类似的女性。我们不仅(下转55页)

Courtly Love in the Knight Literature of Medieval

WANG Jia-ye

(College of Socie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Abstract: Knight literature is the literature of the feudal class in the medieval of Europe. Under strong Christian atmosphere and strict feudal hierarchy, the courtly love of cavs is a beautiful scenery line and the love between low social status knights and noble ladies is brilliant. The immorality in knight literature of elegant love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progress of capitalism but also a kind of rebel of the history. The love view of knight literature had profound influence on European literature.

Key words: Medieval Knight; Literature Courtly; Love; Feudal Moral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29页)

要问:我们自称摆脱了封建压迫,进入了现代文明,为什么从潘金莲到小娥,悲剧仍然上演?传统道德的男尊女卑、从一而终的思想并没有在社会上荡涤干净,相反,却以各种伪善的面目欺骗着世人。君

不见,出轨的男子得到了妻子的谅解,社会道德对女性这种为了家庭与社会的安定的宽容与大度的大加歌颂与赞美,这实际上仍然是以男权为重心的传统封建道德的胜利。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原文所引出自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中华书局1998年版。

[1]罗德荣.金瓶梅三女性透视.[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2]周钧韬.金瓶梅鉴赏[M].南京出版社,1990.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Flowers Fall, Do What One May

——The Comparison of Images of Pan Jin-lian and Tian Xiao-e

FAN Yong-feng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Media, Tongling University, Tongling, Anhui 244000)

Abstract: PAN Jin-lian and TIAN Xiao-e were the victims of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suffered all kinds of oppressions and humiliations. Sex was the only weapon which they resisted the unfair lot. The malformed form of struggle made autocratic yoke heavy till they were strangled.

Key words: PAN Jin-lian; TIAN Xiao-e; Patriarchal Society

(责任编辑:张俊之)